



穿过繁华的都市,驶出辽阔的草原,陆军某部官兵千里机动,来到了烈日炙烤下的训练场。

戈壁,荒漠,这些苍凉的地域仿佛天然就是练兵的大舞台。远方的山脚下,潜伏在伪装网下的火炮严阵以待。不久,它们将以撼天震地的炮火回应这片热情的戈壁。

1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火炮的直瞄射击被称为“大炮上刺刀”

某地域,各炮班正做机动前的最后检查。炮长高银涛站在炮位上,神采奕奕地向新炮手叶志恒描述着射击时的情景。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火炮的直瞄射击被称为“大炮上刺刀”,展现了一种近乎原始的战斗方式——将火炮推至阵地的最前沿,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肉搏”。

冲向敌人,对于炮兵来说,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以往的间瞄射击,火炮要机动到距目标十几公里的阵地上,中间的山川河流便是天然的屏障。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消失在视野的尽头,炮手们则焦急地等待着“命中目标”的通报。

如今,火炮要开足马力机动到前沿阵地,放平沉重的炮管,朝着1公里外的“敌坦克”开火。炮手们将在滚滚硝烟和火光四射中,亲眼看到他们瞄向的目标被摧毁。

自从知道了部队要进行直瞄射击,驾驶员韦汉感觉自己已经握紧了刺刀

“1101”

■晋蒙

的钢枪,马上要进行一场决定生死的白刃战。

很快便到了机动阶段。前方开路的侦察车如同一头狂奔的猛兽,碾起阵阵沙尘。韦汉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前方,浓密的睫毛上沾满了尘土。他紧锁着眉头,目光极力穿透翻涌的沙尘,仿佛那沙尘深处随时会有敌影突现。他的双手牢牢地控制着前进的方向,任凭火炮在崎岖的路面上颠簸晃动。

烈日下,突如其来的大风瞬间把火炮履带扬起的沙尘推向了空中。随着视野渐渐清晰,整个梯队的速度明显快了起来。阵地就在前方。

2

“1101”不仅代表着序列,更代表着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高银涛沉醉于站在炮位上指挥火炮的感觉,戴上专属的黑色工作帽,接收上级的指令,继而准确无误地向炮手下传达炮口令。随着一声“放!”,炮手击发底火,炮弹带着炮班的决心击中目标。

当电台上响起“目标被摧毁”的通报时,炮班迎来最光辉的时刻。在生活中,他们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儿子,但当他们踏上火炮,那便只有一个身份——炮手。他们的目标变得极为简单而纯粹:炮弹出膛,一击制胜。

“编制序列第一,就要更加努力做到第一。”高银涛对他的火炮编号——“1101”,有着特别的情感。在他的眼中,“1101”不仅代表着序列,更代表着一种责任,一种使命,要求他和炮手们在每一次训练和战斗中都“位一争一”。

衡量一个炮班水平的标准很明确:炮手过得硬,火炮打得准。在直瞄射击中,除了必备的技能外,炮手们更需具备直面目标的勇气和敢于冲锋的豪

气。高银涛在火炮机动前对班内的新炮手说:“直瞄射击不准,就像打枪一样,‘三点一线’瞄向目标。上了炮听我的,保准指哪打哪。”

高银涛远眺着目标区,那些“坦克靶”在风沙中显得格外扎眼,它们直直地挺立着,仿佛在向他示威。广阔无垠的戈壁,火炮越发显得挺拔高大。高银涛抚摸着滚烫的炮身,心里仿佛燃起了一团火。

按实际尺寸设置的“坦克靶”,在瞄准镜中仅呈现为几个密位,要射中直径为十几厘米的靶心更是难上加难。任何因素引起的误差,哪怕只是半个密位,都足以让炮弹与靶标擦肩而过。这不仅考验着炮手与火炮之间的默契程度,更是对班组协同的挑战。

瞄准手叶志恒入伍刚满一年。这是他首次参加野外驻训,也是头一回上火炮进行实弹射击。在炮长的鼓励下,他努力保持镇定,按照训练中熟记的口令进行瞄准。

“一发装填好!”当炮弹和药筒装填到位后,整个炮班的目光都落在了炮长身上。

当“放!”的口令响起,炮弹如同雷霆般炸响,整个火炮猛然一颤。周围的火炮陆续发出怒吼,弹丸通过长长的炮管喷射而出,径直冲向“坦克靶”。每一声炮响,都如同勇士的呐喊。叶志恒被这突如其来的磅礴气势所感染,心跳仿佛与炮声同步,血液仿佛与火药喷涌的热浪一同沸腾。

“暂停射击!炮长来连指挥车集合。”第一轮射击结束后,连长的命令传到各处。

3

火炮怒吼,如同雷霆万钧

各炮长几乎同时打开舱门,下了火炮,快速跑到连指挥车的后侧。他们大

口喘着粗气,直勾勾地盯着连长,仿佛连长的脸上刻着上一轮射击的结果。

“第一轮整体打得不错,2炮、4炮靠近红心,1炮、6炮擦着靶子飞了出去,其余的炮都命中靶子,各炮要注意修正。”连长目光环视着各炮长,声音铿锵有力。“马上要连续进行3轮射击,每一次射击后要抓紧时间进行复瞄。”连长简短交代后立刻钻进了指挥车。

尽管连长的话中没有责备,但“擦着靶子飞了出去”这几个字却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高银涛的心上。如果真正上了战场,这样的失误足以让他们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回到战斗舱,还没等炮手询问成绩,他率先说道:“打得不错,注意复瞄,在原有基础上向右2个密位。”

叶志恒听到炮长传来的“喜讯”后,紧绷的心情稍稍缓解。他按照炮长的指示,迅速进行复瞄和修正,决心将“战果”进一步扩大。

火炮怒吼,如同雷霆万钧。伴随着地动山摇,滚滚硝烟在山脚下弥漫开来。每一发炮弹击穿“坦克靶”,扎入后方土堆的瞬间便爆炸,升起十几米高的烟尘。

“转移阵地!”驾驶员立刻发动火炮。原本稳如泰山的火炮,瞬间变得灵动起来,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跃起飞驰。炮管随着火炮调转方向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转眼间,戈壁滩上便只留下一排排深深的履带印。钢铁勇士们已经冲向另一处战场,迎接新的挑战。

“一二、一二……”炮场里传来的口号声愈发响亮。这声音,不仅仅是他们合力捶胸的号子,也是他们共同经历的战斗的回声。

这次直瞄射击考核,1连以全旅最高的命中率在所有炮连中位列第一,“1101”也打出了优秀的成绩。

野营的帐篷里,新兵们聚在一起讲述着自己第一次打实弹的感受,声音中满是自豪。皎洁月光下,营长带着连长和炮长们,借着灯光在一块黑板上写写画画,对这次实弹射击进行复盘。不久后,全旅的火炮间瞄射击考核就要展开……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高考结束后,我被一所军校录取。当年,这所军事院校对外的称呼是高射炮兵学院,地址是某省的一个信箱代码。

录取通知书要求8月31日报到。就在报到日期临近的前一周,我所在的城市周边突降大雨,导致交通瘫痪。虽然我已经提前买好了火车票,但列车不能正常发车,何时通车时间未定。

市招生办通知说,为保证安全,去外地的新生们可以延迟报到,必要时招生亦可出具证明,但身为军人的父母不同意我晚到。父亲说:“从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起,你就是个兵了,是兵就要听招呼,必须按时到部队。”

父母决定让我提前3天出发。他们规划了一条曲折的路线:我坐长途车先到另一个城市,父亲的一位战友送我去火车站乘坐一列火车;列车半夜到达河南信阳后,再转乘另一辆列车。列车在大雨中走走停停,我在拥挤的车厢里熬过20个小时,到达学院所在地的火车站时,已是9月1日凌晨2点。比预定的到站时间,晚了整整7个小时。

下车前,列车员提醒我说:“这个站很小,要是没有人接,你就在候车室等天亮再走。”我撑着雨伞,提着行李下了车,站在黑暗的雨里四下张望:火车站真是小,候车室是一幢平房,孤零零地立在旷野上,站台上根电线杆顶端悬着唯一的一盏大灯,密密的雨线在昏黄的光晕中闪亮,除此之外到处是一片黑暗。四下里很静,只有风声呼呼、雨声哗哗,这么深的夜,这么大的雨,这么空旷的地方,我该怎么办呢?

寒意及怯意同时袭来,就在我一筹莫展时,不远处响起一个响亮的声音:“是来学院报到的同学吧?”

话音刚落,两个人影快步走到我面前。他们身形挺拔,手中的手电筒的光侧照在他们自己身上。两个人虽然都穿着黑色胶皮雨衣,但雨帽全推在脑后,领口也敞开着,于是军帽上的帽徽和军装上衣领口的领章在手电筒的光线下清晰可见。他们全身几乎都湿透了,雨水顺着他们的脸庞流下来。

站在前面的高个子军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我们学员队的队长,姓刘,后面那位年轻同志是系里的教学参谋小徐。然后,他们伸手接过我的行李。

看着他们满身满脸的雨水,我心里很感动。我想,他们肯定是考虑到,在这个黑暗的大雨的夜晚,在一个陌生的小火车站,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女生肯定会又胆怯又警惕的。所以,他们宁可让自己浑身湿透暴露在大雨中,也要让我第一眼就能看到他们的军装,看出他们的身份。

一个半小时后,我到了学院。刘队长打电话叫来了女兵班长。班长带着我来到宿舍。走进宿舍后我看到,女生们都在睡觉,屋里静悄悄的。我的床上整整齐齐叠放着属于我的一整套新被装:棉被褥、军装、军帽,还有一双胶鞋,床下放着雪白的搪瓷洗脸盆。

更令我惊奇的是,我刚刚坐下,班长就一手抱着饭盒,一手提着铁壳暖壶过来。饭盒里有压缩饼干,她又从暖壶里倒出一茶缸热气腾腾的汤,轻声对我说:“趁热喝了。”

一股特别的香气飘出来,我喝了一口,是姜汤。

班长姓杨,比我大3岁,中等个子,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我向她表达谢

报到

■张子影

意时,她摇头,轻声说,是队干部安排的。因为大雨导致交通困难,这几天有好几位晚到的学员,白天学院派车接站,晚上就是各队干部分头接站。因为通信不畅,无法预知新学员们到站的时间,队干部们就轮流通宵在车站守着。干粮和姜汤都是队干部们事先准备好放在值班室的。

压缩饼干方方正正的,小小的一块,有些许甜,吃了几口就饱了。我喝了热乎乎的姜汤,浑身从里到外说不出的舒畅。离家前,父母教导我,到了军校就是进了部队,要我一定服从管理遵守纪律。我庆幸在军校遇到了亲切周到的好领导。我心愉快地铺好床,躺在崭新的、透着棉花香气的军被里,立刻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睡得正香,感觉被人轻轻地推着,睁眼一看,班长站在床头,她简单地命令说:“起床,跟我跑步下楼。”

我愣了一下,一时没反应过来。她走出门了,见我没跟上,回身又轻声喊了一句:“快点!”

天刚蒙蒙亮,走廊漆黑一片,我跟着班长跑到一楼值班室,看见刘队长站在那里。见我来了,他点点头。

值班室屋子正中,放着一方木凳,旁边的桌上,放着一个挺旧的木箱子。木箱子打开着,里面是全套的理发工具。小徐站在那里,身上拴着件灰白色大围裙。见我一脸茫然,刘队长对班长说:“你没有告诉她吗?”

班长立正道:“昨天太晚了,她到宿舍就睡了,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刘队长点头:“那就现在说。”

班长告诉我:“部队条例规定,女军人发长不能过肩,你的头发不合格。”她晃着自己的一头短发,“昨天,我们全班女生都已经剪短了。”

我一声不响地坐在凳子上。小徐拿起剪刀,刘队长转身走出了值班室。

看见第一缕头发飘落在地上的时候,我紧紧抿着嘴巴,没有流眼泪。

半个小时后,我回到宿舍,对着宿舍门后唯一的一面小圆镜照了照,看到了面目一新的自己。

天大亮了,校园里响起了集合哨。我戴上军帽,跟着大家一起,跑到操场上集合。

早操开始。站在新学员的队列里,我也挺直了腰杆,跟着大家一起,边跑步边喊口令:“一、二、三、四。”

我的声音很响亮。

从这一天起,我就是一名军人了。

我的英雄梦

■胥得意

斗怕死。父亲的教导像铅一样,沉甸甸地灌在了我的心头。我低头看着身上簇新的军装,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我所去的部队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县(今海林市),是杨子荣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在入伍第一堂教育课上,我获得了一个信息:新兵下连的授衔仪式将在杨子荣烈士陵园进行,这让我欢欣鼓舞了好一阵子。

新兵班长对我们要求极严,他摸透了我们的心理。他说,往年训练不合格的新兵是不能下连的,还有可能被退回老家。正式下连的可以到烈士陵园授衔,补训3个月合格的一是推迟授衔,二是什么仪式也没有。听了他的话,我那几天总是心神不宁。

时值寒冬,细密的雪花尽情飘洒,风刮得嘶嘶啦啦刺骨。每天早晨,我穿着绒衣绒裤跑一个5公里下来,冻得瑟瑟发抖,一直到吃完早饭都缓不过来。晚上进行体能训练时,汗水只有打湿铺在地上的报纸才可以收兵。可是,每当遇上困难的时候,父亲的教导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新兵期间,我们几乎没有外出机

会。只在过年前的一天,我跟着班长进了一趟县城去购物。经过子荣街时,班长指着远处的山说,那边就是杨子荣烈士陵园。站在街上,我眺望着那座山,一条直直的路由下而上,直通山顶,隐隐地可以看到一座高高矗立的纪念碑。只记得后来,我没有心情再去逛街,心中急切地盼望着能去陵园看一看。

新兵授衔仪式如期在杨子荣烈士陵园举行。300多名新兵黑压压地站在陵园门口,然后依次顺着台阶集合到纪念碑前。空气中充盈着一股沸腾的气氛。站在纪念碑面前时,我感觉热烈的血液在身上激荡起来,就连身旁的战友说不准也能听到我那轰轰隆隆的心跳声。

那天的第二项活动是参观杨子荣纪念馆。一边听讲解员讲解,一边参观,展馆里的一件件物品隔着玻璃柜与我们对望着。我突然觉得自己和杨子荣在情感上建立了一种联系,便越发地想去了解他的生平故事。当时我裹在队伍中,只能听到几个片段,而仅是那几个故事便足以震撼我。

从纪念馆里出来时,我忍不住回头凝望那尊汉白玉半身雕像,杨子荣目光

炯炯地望着远方。我突然意识到,离开家乡或许只能叫作“出门”,在烈士陵园完成授衔才是“上路”。从此,铺展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充满未知的路,但也是奋斗的革命的道路。

下连后,我被选入侦察排。我竟然和杨子荣一样,也成了个侦察兵。那一年,也是我27年军旅生涯中训练最累最累的一年。我身上掉过皮,也流过血,但是不管多苦多累,心里却出奇的自豪。

从军多年,当我有能力用文字表达情感的时候,我的目光就一直瞄向那些英雄——雷锋、刘英俊、杜富国、王成龙……在书写他们故事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也向英雄们自觉地靠近着,学着他们,也时时刻刻梦想着成为他们……

就在我带着遗憾离开部队时,那个入伍之初便扎下根的英雄梦,依然在我心中铮铮回响着。我时时在想,英雄有的如山一般巍峨,有的像草一样坚韧,惊天动地是英雄壮举,水滴石穿也是一种伟大业绩。那些将平凡的工作做得不平凡的人,不也正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吗?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领回转业证那天下午,我对儿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话:“爸爸捡回了一条命。”他非常诧异地看着我,不知道这话的由来。我告诉他:“爸爸从当兵第一天开始就是做好打仗准备的,如果让我上战场我就得上,绝不会当逃兵,说不准就牺牲了。正是赶上了和平时期,我才毫发无损地回家了。”

那年儿子8岁,他应该懂懂我在说什么了。我讲的是真心话,有些深情,有些欣慰,当然,也有隐忍着遗憾。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公园长椅上,望着浩瀚的星空,27年的军旅生涯犹如岁月之河奔流而来。而让我记忆久久停留不前的,还是当兵的第一年。那是1991年,我刚满18岁,年轻得好像一匹刚跑到无垠草原的小马驹。

在入伍前的送行宴上,父亲对着亲朋好友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他告诉我,到了部队要一不怕苦,二不怕脏,要是工作怕苦怕脏,接下来就是战



走吧,去边关

■许诺

走吧,去边关
趁你的迷彩和战靴
还鲜亮的时候
趁你的棱角和被角一样

还硬邦邦
支撑着的时候
趁山溪还没有结冰
胡杨还没有落下第一片完整的叶子
早懒还没有挖好
它过冬的第一个巢穴

走吧,去边关吧
趁巡逻路上的脚印还没被雪覆盖
趁界碑上的红油漆
还没被风吹干

去边关吧,就在今天
因为今天
就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时候
这一秒,让我们接踵摩肩
连成横平竖直的线
下一秒,让我们用力收拢
浑身上下刺

像刚出炉的钢块那样
一排排,面对面
码进被风沙涂鸦的东风大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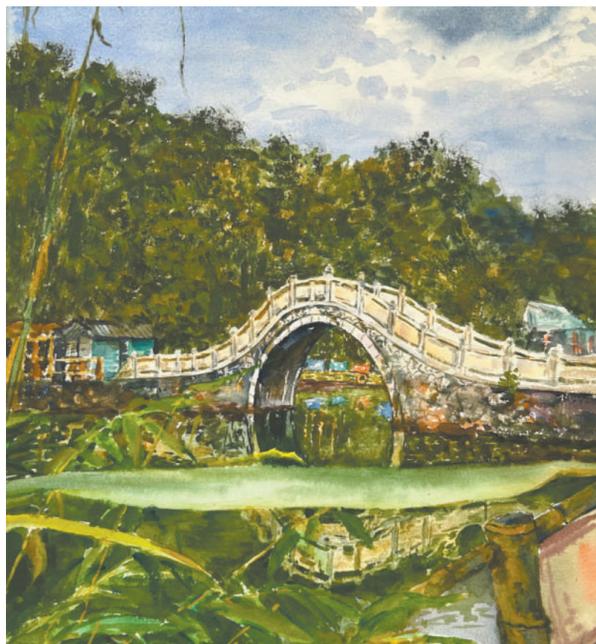
让我们和时间并肩
和搓衣板一般的盘山路
彼此周旋,彼此蔑视
再彼此和解
让我们面对面微微一笑
露出满嘴金黄的沙子
神态自若地摘一片白云
擦净嘴角

然后,就这么边说边笑着
经过我们生命中
第一个5000米达坂
这是高原为我和你
精心预备的
成人礼



长征

第6210期



倒影诗画(油画)

杜鹏亮作